

## 參・饒朋湘教授、何桑教授訪問紀錄

◎整理：楊銀興

編者按：

本校師專時期第二任校長為羅人杰先生，他不幸因公積勞成疾於民國七十年十月逝世。因此改為訪問羅校長主持校務期間，曾長期擔任教務主任之何桑教授及實習輔導主任之饒朋湘教授。

### 楔子

只要是臺中師範或是臺中師專畢業的校友，一提起何桑教授桑、饒朋湘教授，相信沒有不對這兩位慈祥仁厚的長者，興起肅然起敬之心。何教授、饒教授在中師任教四十年，在教學上認真負責，啟迪無數學子的心靈，對學生生活亦關懷備至，可謂是人師與經師的最佳典範；在行政兼上，兩位教授皆擔任重要行政職務，襄助校長推動各項校務，使中師奠定穩固的基礎，並能不斷的成長茁壯，對學校有莫大的貢獻。學校為了慶祝創校七十週年，計劃編纂校史，特地安排訪問兩位教授，兩位教授在台灣光復後，陪同中師走過四十年的歲月，是中師四十年來的成長的見證人，透過他們的口述，一定可以為中師校史留下更完整的一頁。訪問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綜合教育大樓一樓簡報室進行，由初教系系主任賴清標教授主持，參與訪問的還有葛道明教授、程健教教授、謝寶梅教授、楊銀興老師及孫耀永老師，訪問稿中「賴」係指賴清標教授、「饒」係指饒朋湘教授、「何」係指何桑教授、「程」係指程健教教授、「葛」係指葛道明教授。底下即為訪問的紀實。

賴：本校為了慶祝創校七十週年校慶，預定出版一本校史。校史共分四個階段撰寫，其中師專時期推定由本人負責協調。為了讓校史有更完整的紀錄，除了搜集文獻資料加以編纂外，預計訪問幾位重要的當事人。今天所要訪問的對象為何主任桑先生及饒先生朋湘先生。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羅故校長人杰先生主持校務期間之重要措施。本校從民國四十九年改為專科學校治七十六年升格為學院，中間歷經二十七年時間，其中尤以羅故校長在位期間最常，從民國五十六年至七十年，總共有十四年。羅故校長因公積勞成疾，不幸於民國七十年十月逝世，所以這一段歷史，希望何主任及饒主任能夠就所知加以說明，以便為校史留下完整的紀錄。

在事前我們也曾預擬了一份訪問綱要，請兩位主任先行過目。首先請兩位說明學經歷。

饒：我是民國三十六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畢業後回家鄉的母校教了一年書。民國三十七年到台灣來。先在省立彰商教書，後來亦曾到省立花蓮中學教了一段時間，然後於民國四十二年春天轉至本校服務。初至中師時，擔任順導處生活指導組組長，後來轉到教務處教學組擔任組長。因當時個人身體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故僅做了很短時間即辭去兼職當專任老師和

班導師。民國五十七年，由於當時的實習輔導室主任瞿述祖先生過世，故在三月間，羅校長要我接任實習輔導的工作，此一兼職一直做到民國七十二年才卸任，個人也在民國七十八年屆齡退休。

何：我於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在浙江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畢業。畢業時並沒有積極的去找工作。當時之所以會到台灣來，也並不是已在台灣找到工作，而是當時我的一位同學和宜蘭高中的呂校長有師生關係，他要幫我寫一封介紹信給呂校長，但是否能夠獲聘並無把握，因為我的同學的身份也只是學生而已。此外，那時浙江大學師範學院院長兼教育系主任鄧耀昌先生也幫我寫了一張名片，叫我到台灣省教育廳找第一科科長褚應瑞先生，褚科長也是浙大早期畢業的校友。不過，對於是否能順利找到工作，也無法確知。但我還是在八月十九日從杭州到上海，再坐船到台灣來。到台灣後就去找褚科長，他很熱心弟幫我寫了一封信，介紹我到台中師範。記得從台北要到台中來的那一天是禮拜天，到火車站時，我將行李交一班普通車托運，不過我搭到的卻是平快車。上車後列車長要我補票，不然要在桃園下車，結果列車長卻把我的普通車票收走，而重新叫我買了一張平快車車票。當天到達台中是下午一點多，也不知道台中師範在那裡，就邊走邊問，結果是從民權路的側門走進來。到校後很自然的便看到了校園環境，然後問了人家，說我要拜見校長。當日雖然是禮拜天，但校長王毓蘭先生卻還在學校，於是去求見校長。王校長看完信後，問我行李在那裡，我回答說「還在車站」。他就馬上派公有跟我到車站取行李，取完要回來時，不巧碰到大雨，被雨關了很久。不過，回到學校時，王校長還在學校等我，見到我後就引導我到後面的餐廳，交待廚房人員，說我晚上就開始搭伙，並叫我住在第四排的平房。晚上王校長就請人把聘書送來給我，所以我覺得個人實在非常幸運。從民國三十七年八月起到台中師範任職，初期一直兼任導師，直至民國五十八年九月起才接任教務主任之職。接任此一職務之前，一點消息也沒有，所記得的是有一天羅校長寫一封信給我，要我到他的官舍談談，然後就交付此一任務。故我從大學畢業後順利到台中師範任教，到後來兼任各種職務，都是在一種自然情況下接任，可說是很平穩順利，個人除了感到幸運外，也深深感謝學校歷任校長和同仁們的愛護與鼓勵。教務主任職務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交卸，前後共十四年（在民國六十六年到六十七年曾經教授休假一年，由程健教主任代理）。

\* \* \*

賴：對台中師範的第一印象為何？

饒：剛剛聽到何主任談到他到中師來時的一些趣味往事，使我想起我到中時來時也有一段有趣的過程。但因自己本身是學教育的，在彰商總覺得學非所用、誤人子弟。在大學我是主修教育，同時也選歷史為輔系，但到彰商卻教國文，

對象從初中到高中部都有，並兼任夜間部主任。不過，我始終希望有機會能到師範學校服務，所以在民國四十一年暑假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任中師校長的黃金鰲先生，信中除介紹自己是廣州中山大學教育系畢業的之外，並知道黃校長為知名教育家，曾任北師大訓導長，望重士林，因此盼望能有機會追隨他學習。信寄出後，半年沒有回音，到那年（民國四十二年初）寒假快結束，第二學期都要開學了，突然接到台中師範文書組來信，要我來校面談。到中師見了黃校長後，他要我接任生活指導組組長一職。來校後大約過了兩、三個月，有一天在餐廳的單身教師膳食團中，遇到文書組李廣生先生，他才告訴我，當初黃校長為什麼會聘我的事。李老先生說，黃校長接到我毛遂自薦的信後，把信放在抽屜裡，到了寒假，當時的生活指導組組長要到台北建國中學任職，學校出了一個缺。黃校長就告訴李廣生先生，說彰商有一位老師，在暑假時曾毛遂自薦，看他的信寫得很好，字也寫得不錯，從這封信看來，應該是一個能負責盡職的誠實人才對。因此黃校長就請李先生寫信約我到校談談，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被聘進來。所以後來我在上課時，常告訴學生，書法要好好練習，說不定那一天還能派得上用場呢！有時學生作業寫得不好，我會撕下來叫他重寫，起初學生會抗議，說老師曾說過「文字只是表達一絲的工具，本身不是目的」。草一點又有什麼關係，我就告訴學生，我並不反對寫草字，但草字也得要練習，以前有所謂章草、今草、狂草，民國以後，于右任先生還整理成一套標準草書，你們的字既不是章草、今草，也不是狂草，只能說是「潦」草，大家都笑起來了。然後我再以自己求職的實例告訴他們，當初我之所以能獲聘到中師來，完全是因為字寫得還不錯，文章還算順通的緣故，以此勉勵學生把字練好，學生也就釋然了。

欲至中師任教時，彰商有幾位同事力勸我不來，因為當時彰商有好幾位老師都是在台中師範未獲續聘才轉到彰商的，雖然他們也都是很好的老師。所以他們極力勸我不要來，他們告訴我，台中師範很多老師在大陸時都是大學教授，且黃校長很重視學歷，我若到中師，一定會凶多吉少；當時彰商的古校長也勸我不要來，因為那時我兼夜間部主任，他也不願意我走，但我總覺得彰商是商科的，與我的專長不符，所以我還是來了。

初到中師來，有幾個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師資陣容非常堅強。有很多老師在大陸時都是大學教授，因隨政府撤退來台財轉任中師教值得，例如教地理的鄒豹君老師，他在大陸時即是中山大學的地理系系主任，他撰寫的「歐洲地理」是很著名的；第二，校舍建築很堂皇，我們的行政大樓很雄偉，當時只有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第一棟大樓可以跟我們比，但還是比我們差；第三，學生生活管理很嚴格，那時普通中學還沒有軍訓，師範學校已有軍訓了。上下課都是吹號的，早晚都要集合且要唱愛國歌曲、呼口號。以上三點，印象比較深刻。

何：我的感覺跟饒主任相仿。首先，我也覺得校舍蓋得很堂皇整齊。我是在抗戰

時上中學的，當時的中學很多是借用廟宇祠堂、或會館上課，根本談不上校舍；有的學校教室則是用土牆，上面覆蓋著茅草建造而成，然後在土堆上搭幾塊板子便成了課桌。在大學方面，抗戰時我們浙江大學搬到貴州，也是借廟宇祠堂、或會館上課，勝利後搬回杭州，校舍也因戰爭毀壞關係而殘破不堪，因此到台中師範來，看到一所師範學校就有這樣的校舍規模，實在是很不容易；第二，我覺得

當時的王校長非常地親切、和藹，以我當時一個年輕人，到校時已汗流浹背，儀表談不上，儀容又不整，而他卻以一個長者的身分，親自接待，我被兩關在車站，他還等我回來，替我安排膳宿問題，那時我年紀輕不懂事，於今年紀漸長，則感念愈深。王老校長這種長者的風範，很值得我們敬佩與效法。

上述這兩件事，印象特別地深刻。

\*

\*

\*

賴：兩位是在什麼機緣下接任重要行政職務的？

饒：民國五十七年原任實習輔導室主任瞿述祖先生過世，有一天羅校長走路到忠孝國小對面我居住的市立一中宿舍來，他要我接實習輔導室主任，我告訴羅校長，我對實習輔導室業務不熟，恐怕做不好，羅校長就勉勵我盡力去做就可以了，凡事總要嘗試一下，於是我就接下來了。

程：當時實習輔導室好像是由三個單位合併而成的。

饒：這個問題葛教授道明比我熟悉，請葛教授補充一下。

葛：最早實習工作是由教務處負責，後來因為要加強實習輔導的工作，所以朱前校長匯森先生就希望成立一個專責單位，因此成立了實習輔導處，但是一直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上級並未核准設立。成立實習輔導處的用意除了處理學生實習工作外，也希望做好輔導的工作，故把地方教育輔導員也納進來。後來也希望對刊物及出版的事情能有所規劃，故亦在實習輔導處中設立研究發展組（今之研究組），故實習輔導處的架構是慢慢形成的，但卻是到饒主任手上才正式成立為「室」的。實習輔導室位置所在的敬業樓三樓有一排小房間，當初朱前校長的構想是要當作輔導區的輔導中心及全校教材教法中心用的，惟以後這個構想並未完全實現。

饒：在大陸上，師範學校是沒有規定劃定輔導區，負責輔導國民小學的在台灣，師範學校兼有師資培育與輔導小學的功能。早期實習工作是附在教務處之下的。那時教務處下設有教學組、註冊組及設備組，但實習的業務到底要歸那一組呢？實在無從歸起。所以那時在教務處內設有一位實習主任，惟這只是一個空殼子，除主任外，底下並沒有配制人員。實習主任的職等比照圖書館主任，比組長高一級，但比處主任低一級，所領的主管特支費也是一樣。以後成立了實習輔導處，其辦公處所也是在教務處內。把實習與輔導的業務合併在一起。下面分設實習、輔導、研究三組。此外，實習輔導處內還編制了

四位地方教育指導員，像魏本先生、江文種先生、王清河先生、張錫卿先生等都曾擔任過。

賴：故大體言之，實習輔導室的成立，可說是朱前校長的構想，然後慢慢發展，直至饒主任任內才體制完備的，所以目前三所師大就沒有這種單位。

饒：民國五十七年上級核定成立的法令即為「師範專科學校實習輔導機構設置原則」，該原則中，正式規定師專實習輔導室的組織架構，除設置室主任一人外，下設實習組、輔導組和研究組，各組設主任一人及編制四位以講師以上資格任用的專任輔導員。

賴：接著請何主任說明接教務主任的經過。

何：當時會接教務主任，我是前並未得到任何訊息。民國五十八年暑假，學校辦理招生，羅校長及教務處張崇賜主任移駕到我的宿舍要我入圍。。出闈後，張主任因胃部不適，要辭去主任兼職，羅校長因此寫了一信要我到他的官舍談談，我去了之後，羅校長要我接教務主任，當時我想既然校長厚愛及期許，所以也不便推辭。故接任之前，我並未接獲任何消息，我個人也一直無意去爭取任何職位。

賴：我想羅校長應該平時即在暗中仔細觀察，深覺兩位人品、學識均足擔當大任，故一俟適當時機，即拔擢兩位出任重要職務。

\* \* \*

賴：請教兩位主任在任內的重要措施及構想？

饒：實習輔導室的主要業務為實習和輔導兩部分。實習部分比較有制度可循。當時四年級的實習課主要是配合分科教材教法課程，在附小安排教學參觀，以觀摩為主，也一方面練習編寫教案；五年級則把參觀範圍擴展到附小以外的學校及外縣市的學校，主要仍以教學參觀為主。五年級下學期則有外埠教育參觀及集中實習，外埠教育參觀較為單純，主要為參觀學校、工廠、名勝古蹟及文教機構等，比較讓人操心的是學生在外面的表現和旅途中的安全問題。領隊的老師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疏忽。至於集中實習則強調要培養學生能：1編寫教案。2處理級務和練習教室常規。3設計製作和使用簡易教具。至於行政實習，個人認為並不是那麼地迫切需要，因為學生剛畢業出去，兼任行政職務的機會並不大多。實習地點是兩周在本校的附小、兩周在環繞本校附近的特約國小，如忠孝、太平、大同、光復、忠信等國小，這些國小地點較近，來往方便，在附小實習，要求比較嚴格，張校長也非常重視，每天都要開晨會，要簽到簽退，上課時原來任課的老師都惠在場指導，並會要求我們的實習生於上課前交出教案，每天結束時都會開檢討會，指導比較確實；其它的特約國小，雖然對師專生的實習也很重視，但畢竟不是本校的附小，對於我們的實習生也都比較客氣，較不敢有過分嚴格的要求，而且我們也不是把全部的班級都包下來，只是挑選部分班級來實習而已。所以當時我

的作法是集中實習的前兩周，男生盡可能安排在附小實習，接受較嚴格的訓練，然後再到其他特約國小去，因為男生試教一般來說比較不像女生那麼兢兢業業，若先在附小接受嚴格磨練後再到其他特約學校去，比較不會有問題。女生比較乖，在整個集中實習期間都兢兢業業，非常認真，故先到特約小去實習，兩星期後再回到附小來，沒有什麼差異。這種做法，當時有部分老師及同學曾向我提出異議，但經我說明我的用心後，大家也都能諒解。當然，實習方式各校作法不一，台北師專的駐校式實習，我們也實施過。改專初期，有一年我們曾經到龍井鄉的龍泉、龍井、龍津三所國校和霧峰鄉的霧峰國校駐校實習，效果非常良好。實習地點也曾變動過，民國六十六年曾經改到屯區的南屯國小、黎明國小實習。不過，最終大家還是覺得在本校附近的小學實習比較方便。

輔導方面，全省各師專中，以本校輔導區最大，學校數最多，全省兩千多個小學，本校負責輔導的學校就有四百八十多個。名義上，這些學校歸本校輔導，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每個學期都能派人去，即使用輪流的，每個學校輪個兩、三年，都不一定輪得到，因此我們就採用重點輔導的制度。每學期召開輔導區輔導會議時，重點輔導國小校長都必須參加，其他一般國小的校長則輪流與會。重點國小舉行教學觀摩時，該鄉鎮的所有國小皆須派員參加，用這種方式來彌補師專輔導人員無法親自前往輔導的缺憾。輔導日程方面，則在事先排好預定日期，然後按所排日期前往輔導，輔導科目在召開輔導會議時，由各國小校長與本校府則輔導的教師商議決定。

此外，本校也發行協助國小教師進修的「國教輔導月刊」，「國教輔導」是朱前校長於民國五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創刊的。當時朱校長即跟四縣市的教育局長和國小校長有個協議。把訂閱費用定得很低，要讓輔導區內每一位國小教師都能人手一冊，經費由各國小支付，以提供老師們有接觸交換新知及吸收新資訊的機會，每期發行數量多達一萬餘份，這是其他各所師專所不易做到的。。實習輔導室的另一件大事為自民國六十五年開始，辦理新課程標準研習，輔導區內每一位老師皆來本校研習兩周，從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一年，共辦了六年多，參加研習的教師多達一萬餘人。

何：個人在教務工作的端展方面一直都很平穩，本校老師都很主動，課排好後都能按部就班的去上課，很少有歧見的，實在令我很感激。在註冊方面，陳春明先生在學生成績的登錄的確做得很好，但記載學生成績的表格卻不夠清晰，因此我就加以改良，改為按照學期開課的科目、時數及學分數登錄，以一學期為單位來登記，而不是像以前以三年或五年合成一張登記，這些改革也花了一些時間。在出版方面，出版了中師專學報，最初學報是沒有編列預算經費的，是由教務處過去出版書籍的結餘經費中支付學報的編印費，用這種方式共做了七、八期，以後學校才逐年編列預算，成為慣例，流傳至今。在此，也要特別懷念陳燈坤先生，陳先

生做事負責盡職，每學期要做什麼事，他都能很有系統的預先規劃，然後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順利完成，真是非常感謝他。

程：當初要印學報，的確是找不到錢。羅校長與何主任商議了許久，才決定從教務處出版書籍的結餘經費中支付，如此共印了七、八期。教務處除出版中師專學報，還編印學生語文佳作選集，當時課務組有作業抽查制度，何主任看到有些同學作文寫得很好，就把這些文章呈給羅校長看，羅校長看完後覺得有必要把這些作品留給學弟妹們看，故就結集出版。教務處出版的第三種刊物是學生專題研究報告，當時學生寒暑假都要寫報告，有部分學生在老師指導下寫得不錯，何主任也認為有出版的價值，因此就結集出版了。上述這三種刊物是教務處出版的。

\*

\*

\*

賴：接著請兩位主任描述一下羅故校長的教育理念、辦學重要措施及貢獻。

饒：有關羅故校長的事蹟，在羅故校長哀思錄中應有部分資料可查。羅故校長的辦學理念很難用三言兩語可以描述得清楚的。羅故校長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很重視倫理道德。對學生品德的陶冶及國學的涵養非常重視。

他主持校務期間，經費非常困難，但她每年都想辦法籌措經費，對於硬體建設花費很多時間，每一棟大樓的建築與設計，皆投入許多的心思。此外，他對各單位皆能充分授權，充分尊重單位主管，使我們身為部屬的更加兢兢業業。晚年時，身體狀況不好。記得自然科學館快要落成時，他身體很差，但還要我們攬扶著他，堅持上樓看所做的工程。可惜天不假年，不幸辭世。任內蓋有求真樓、樂群樓、莊敬苑、學生餐廳、自然科學館和改建學校大門等。

何：羅校長時期，學校經費非常困難，常要跨年度編列，工程分期進行，否則錢就必須繳庫。建築物外牆磁磚的顏色，他都要精挑細選，務求顯示師範專科學校的特色及配合就有建築物的顏色以求協調，可說是煞費苦心。他曾對我說「有時連晚上躺在床上，都還在想房屋的外表顏色要如何搭配，這些小事也不足以為人道」，由羅校長的這一番話，也可見負責一個學校的行政工作是多麼的艱辛。

羅校長對各單位主管的確都能充分授權，我負責的教務工作，如課務的編排、招生的工作，處理好之後，他都不會過問。而他的仁厚，從一件小事及可充分的顯示出來。以前曾有一位暑期部的學生，上課拄著拐杖，行動不便，羅校長特別應允這位學生的要求，將教室由樓上調到樓下，而且將他的座位移到靠門的位置。這位學生家住彰化縣，校長又特別允許他住校，也讓他的太太及小孩也住到校內來，以便就近照顧，後來這位學生非常感激。羅校長也常題字勉勵學生，如立「忠毅勤樸」校訓。「建中立極」時鐘等，皆用心良苦且富含深意，有時還會在國教

輔導等刊物為文加以說明。羅校長的心理學造詣頗深，在中興大學兼課時，上課科目即為「心理學」。

\* \* \*

賴：請何主任說明代理校長的經驗。

何：我代理時間僅約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是從民國七十年十月十一日羅校長過世起至十二月十六日陳校長上任為止。代理期間校務運作順暢，因為本校每一位同仁平時對他該做的事，本來也就能夠自動自發，按部就班地做，所以一切運作都毫無問題，這都應該感謝同仁們的配合。

\* \* \*

賴：請兩位談談在中師服務最難忘的事。

何：我從大學畢業迄今，一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本校度過的，個人覺得非常幸運，也懷著感謝的心，謝謝中師歷任校長及所有的同仁、同學的愛護與鼓勵。

饒：我這輩子也是大部分在中師度過，過得很平穩，覺得很幸運，感謝中師歷任校長及同仁們的愛護，對中師的同事、同學，甚至一花一草一木，個人都懷著感恩與感謝的心情，此生可說是了無遺憾的。

\* \* \*

\* \* \*

賴：最後請教兩位主任對中師未來的期許。

饒：個人覺得今後有兩件事是需要再加強的。第一，提高學生的讀書風氣。一個學校最主要的是讀書風氣要好，以目前學校的軟硬體設備而言，可說是已經很不錯，但是同學們並沒有充分地利用，非常可惜。第二，應提昇學生的創作及發表慾望。個人就讀大學時，同學們創作及發表的慾望很強，常出刊壁報及組織讀書會等，幾個人就出版一分刊物或壁報，內容有的是新詩、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小說或論著，同學們也都相互競爭，希望下一期能出得比你更好。像一首很流行的藝術歌曲「杜鵑花」，歌詞就是我的一位學長寫的，對日抗戰時期，中山大學班到廣東與湖南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坪石，那裡有滿山遍野的野生杜鵑花，於是有一位叫方健鵬（筆名蕪軍）的同學就寫了這首「杜鵑花」的新詩刊登在壁報上。師院訓導處的一位職員看到後抄錄下來送給教作曲的黃友棣老師去譜曲（黃教授是國人熟悉的名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曾長期為國教輔導月刊撰

稿，是我最敬愛的老師），曲子譜好之後，大家以刻蠟板方式爭相傳誦習唱，後來這首歌傳到昆明西南聯大、重慶、貴陽等地，大家都能琅琅上口，至今仍深受大家喜愛。由此也顯示當時我們創作及發表慾望很強，這點也是目前我們學校學生所欠缺的，應該要予以加強。

何：除了饒主任所提的兩點外，我覺得學生們的待人接物、應對進退的禮節也要加強，並且要勇於把禮貌的習慣表達出來。本校學生無論是師範、師專或是師院的，素質都極為優秀，心地也很善良，但是待人接物的禮節，做的不是不好，而是羞於表達。譬如遇到熟人應主動打招呼，這是應有的禮貌，過去我經常在校門口遇到同學們要集體出去或是校友們要返校聚會，大家聚集在校門口，他們看到老師來了，卻不會向老師打招呼，期時他們內心可能不是不願意，而是因沒有人帶頭，所以大家也就做不出來，這很容易招致別人的誤會。故我覺得今後同學們要注意禮貌的習慣，並且要勇於表達出來。